

禅与日本文化

新知文库 74

铃木大拙著

陶 刚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A0325019

原著者序

本书原是为外国人而写的，后来大家都说应译成日文，让日本人也能读到，或许还有些益处和参考的价值。这样，就出现了本书的日译本。要是当初就打算为日本人写的话，写法会有很大不同，也许会写得更带有研究的性质。现在这个样子，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罢了。

近来日本人似乎有些畏缩不前。但我坚信，只要在思想上、精神上都向外发展，日本人终会真正地成长起来。因为，在我们怀中，拥有着无价之宝。

下面这个故事也许同本文无关，我只是临时想起顺便写下来。我在英国各大学做演讲的时候，曾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客房住过一两夜。那次我在食堂同教授和高年级学生一起会餐，发现菜单上连日期都是用法语写的。于是我就问主人布罗德教授其中原因，他答道：“这是建校三百年

以来的老规矩。”第二天，有人带我去拜访校长宅邸，当我向他称赞院内的草坪时，他又说：“这东西三百多年前就有了。”我想，正是英国人的这种贵族气质与保守气质，才造就出了今日的英国。有人会说英国人伪善，有人又会说英国人是最有教养的民族。

不管怎样，如果有人问起日本历史上最典型的日本人是谁，我想可以举出上杉谦信、伊达政宗、千利休等等。如果今日这些人复生而在各个领域登上世界舞台，该会起到多么大的作用！我想这种以人物为本位的日本文化观也是颇有意义的。

北川桃雄君专心致力于译成此书，基本上领会了我的意思。读者如能大体上了解我的想法也就行了，并不一定非求得学术上的精确。另外，本书内容并未涉及到禅与日本文化的全面关系。在禅与能乐、谣曲、禅与日本人的宗教观、自然观等诸方面，还有许多地方应加以论述。这个工作，只有待他日而为了。

铃木大拙 于镰仓

昭和十五年八月

第一章 禅学入门

对于日本人的道德、修养乃至精神生活，国内外有许多权威学者都进行了公正而理智的研究。毋庸置疑，他们都一致认为禅宗在日本人的性格塑造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象查尔斯·艾利奥特的《日本佛教》和乔治·桑索姆的《日本文化史》^①等，都堪称为外国人中有权威的两本近著。我也在本书的若干章节中引用了他们的论述。由于多数读者对禅所知甚少，所以在这里我想有必要适当介绍一下禅本身。当然，这并非易事。因为如果对禅一点没有了解，不管这种了解是读来的还是听来的，就很难真正理解禅。再者，禅要求超越逻辑和语言的诠释，而这种境界一般读者是绝对达不到的。所以，我希望对禅感兴趣

^① 即Charles Eliot的《Japan's Buddhism》和George Sansom的《Japanese Culture》。——中译注

的人，最好能读一下我的几本关于禅的论著。^① 在本章以后，我只能描述一下禅的概略，并希望读者借此能多少理智地领会禅对日本人的性格及其文化的影响。

禅做为一种中国式的佛教形态，在初唐即公元八世纪时就已非常发达了。它的真正开始则更早，在公元六世纪时，菩提达磨将禅从南印度带到了中国。禅的教义同大乘佛教相差无几，宣教场所也和一般佛教毫无二致。但有一点根本不同的是，佛教在由印度向中亚、中国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礼仪、教典以及种族心理等因素的影响，在众多的佛教大师及教派周围逐渐附加上了种种肤浅的观念。而禅的目的，则是要除去这一切表相，而直接教授佛陀自身的根本精神。

这种精神是什么呢？构成佛教真髓的又是什么呢？这就是般若和大悲。般若(Prajñā)是“先验的智慧”，大悲(Karṇā)是“爱”或“怜情”。般若能使人超越事物的表象而得见其本质。因此，只要得到般若，我们就可以洞彻生命与世界的根本

^① *Essays in Zen Buddhism, I, II, III*(1927, 1933, 1934), *An Introduction to Zen Buddhism*(1934), *Manual of Zen Buddhism*(1935)。——英文原注(此后英文原注不再标出)

意义，就会结束为个人的利益和痛苦而带来的烦恼。大悲的作用是在自在的，它意味着脱离一切利己的困扰，把“爱”惠施于万物。在佛教中，爱一切施及非生物界。因为佛教相信，一切存在只是现存状态的持续，不论采取哪一种形态，只要把爱渗透其中，最终定会成佛。

般若受到无明(Ignorance)和业(Karma)的密云遮蔽，沉睡于我们心中。禅的目的，就是要唤醒般若。无明和业起因于对理智的无条件屈服，禅则要反抗这种状态。理智作用表现为逻辑和语言，但当禅被要求表达自己的时候，它却蔑视逻辑而保持无言的状态。理智的价值只有在把握住事物的真髓之后才能意识到，禅亦如此。禅在唤醒我们心中先验的智慧时，就用一种和普通认识过程截然不同的方法，来锻炼我们的精神。

说教是以理智、逻辑和语言文字为基础的，而禅的方法则恰好相反。宋代五祖法演(1104年亡)讲的如下一个故事，对我们理解这一点会有很大的启发。

“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禅的话，我就这样答他：禅和夜盗术的学习差不多。有一个夜盗的儿子看到自己的父亲老了，就暗自想到：‘父亲一旦

干不了夜盗，那除我之外就再也不会有人干这行了，我一定把这本事学到手。他把这想法告诉了父亲，父亲一口就答应了下来。一天夜里，父亲带着儿子来到一家富户门前。破墙进入屋内后，便撬开了一个长方形的大箱。父亲命令儿子进去把其中衣物拿出来。就在儿子进到箱中的一刹那间，父亲立即盖上了箱子并且结结实实地上了锁。然后，他跳到院子里大喊‘有贼、有贼’。当他发现家人已被喊醒时，自己却从刚才进来的那个墙穴扬长而去。家人一片喧闹，挑灯看时，明白贼人已经远逃。这时，被紧紧关在箱中的儿子却在大骂父亲的无情。他烦恼异常，突然间心生一计，学起了老鼠咬东西的声音。家人一听，赶紧让女仆点灯去查看一下。箱子盖一打开，儿子就跳将出来，猛地把灯吹灭，又推倒了女仆，一溜烟地逃了出去。家人于是在后面紧追不舍，当儿子狂奔之中，突然发现路旁有一口井，就抱起一块大石头投入水中。追赶的人以为贼人已经跳井了，都聚拢到昏暗的井边。儿子乘机安全地回到了自己家里。一回家，他就大骂父亲在关键时刻坑害了他。

“父亲对他说：‘不要生气。你先告诉我你是怎

么逃出来的。’

“于是，儿子就把刚才的历险记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听完了他的话，父亲对他说：

“这就对了！你已经完全学到了夜盗的窍门！”^①

五祖法演就是通过这种过激的夜盗术传授，来阐明禅的方法论的。在禅中，如果弟子向师傅请教，师匠就会出其面大喝：“咄，这懒奴！”如果僧人带着“我对据说能使我们从烦恼中解脱出来的真理持有疑问”这一类问题去接近师傅，那么师傅就会立刻把他当众带到法堂上大声呵斥：“众生，这就是那个存疑的家伙！”说完，便会将这可怜的僧人猛然推倒在地，受到呵骂的僧人只好默不作声，灰溜溜地退至自己的禅房，好象心存疑就是犯罪。即便不是犯罪，存疑者也要自我反省，明明是在宽敞明亮的地方，看上去却象迷路的孩子那样徘徊不停。当弟子问师匠是否了解佛法时，师匠就会立即回答：“我也不懂！”要是再问“那么谁懂佛法？”时，师匠干脆就用手指一指书斋前的某根木柱。

^① 此故事出典于《五祖录》。——日译注

禅师有时也表现为逻辑专家，不过他的举止做派却绝不是通常的推理方法和评价标准，甚至完全相反。莎士比亚在其作品中借人物之口说过“美即是丑，丑也是美”，而禅尤甚之，说“我即汝，汝即我。”在这里，事实被忽视，价值观也完全被颠倒了。

日本的剑师常常运用禅的锻炼法。有一个非常认真的弟子来到山中想学习剑术，在这里小庵隐居的师傅不得已便答应了下来。不过，师傅却要求弟子每天打柴、取水、劈木、生火、做饭、扫除等，尽是一些家务琐事，并不教他正规的或技术性的剑法。过了一段时间，那弟子渐渐不满起来，心想自己来到这里是为了学习剑术，又不是给师傅当打杂的。有一天，他便来到师傅面前，诉说自己的不平并请求传授剑术。师傅听了只是微微点了点头。结果，自从那天起，弟子就变得什么事都不能专心干了，因为他做早饭时，师傅就出现在他的背后，冷不防用棒子抡起就打；打扫院子的时候，又不知从何时何地又同样遭到棒子的袭击。弟子越来越焦躁不安起来，甚至失去了心理的平衡，因为他时时刻刻总要注意四面八方的动静。就这样过了几年，不管棒子从什么地

方飞将过来，弟子都能平安地躲过了。但到这种地步，师傅还是不让他出师。有一天，师傅正在炉上烹调自己的饭菜，弟子一看机不可失，抡起一根大棒，朝师傅头上猛砸过去。说时迟那时快，师傅一下子将身体屈入锅内。虽然锅里的饭菜被搅得稀烂，但弟子的木棒却只打在锅盖上，丝毫没有碰着师傅。这时，弟子才顿开茅塞，知道自己还没有达到师傅那样深悟剑道的真谛。立刻，一种对师傅的无比亲切之感在他心中油然而生。

这就是禅锻炼法与众不同之处。真理究竟为何，禅完全依靠个人的体验，而不诉诸于理智作用或系统的学说。因为后者拘泥于技术性细节，常常是肤浅的，根本触及不到事物的核心。理论化的东西，也许在打棒球、建工场、制造各种工业产品的时候是非常顶用的，但是，如果想熟练地创造直接表现人类灵魂的艺术或者真正获得生活的艺术，理论就不适合了。实际上，与创造的本义相关的任何事物，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都要超越推论式的理解。禅的格言就是“不立文字”。

在这一点上，禅同科学以及以科学之名从事的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禅讲究体验，而科学则

和体验无关。非体验的东西是抽象的，它毫不关心个人的经验。而体验性的东西则完全属于个人，没有个人经验做背景，它就会失去一切意义。科学意味着系统化，而禅却恰恰相反。科学和哲学需要语言，而语言却是禅的障碍。为什么呢？因为语言是表意符号而不是真实，真实在禅中具有最高的价值。即使禅有时也借助语言，但它们的价值也只不过相当于买卖中的货币。我们既不能穿着货币防寒，也不能吞吃货币来解渴充饥。当货币转换为真正的食物、真正的羊毛、真正的水的时候，它才具有真正的生活价值。这本是显而易见的事物，但我们却经常忘记这个道理而去一个劲儿地攒钱。我们死记语言，玩弄概念，觉得自己聪明绝顶。殊不知这种小聪明在处理人生众多问题上毫无用处。如果有益处，那么现在不就是一千年以来有益于我们的最佳时间吗？①

概言之，知识可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书本知识，通常所说知识的绝大部分就属于这种。人们把这些知识记忆下来，当做一生中最珍贵的物品。比如地图，我们当然不可

① 此语出自基督一千年后再来整治人世的传说。——日译注

能走遍地球，去认真调查每个角落，因此关于世界各地的知识，我们就只能依靠这种他人已绘好的地图。第二种知识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它是观察、实验、分析和推理的结果。由于它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体验的色彩，就比前者有着更坚实的基础。第三种知识是靠直觉的方法领悟到的。在注重第二种知识的人看来，直觉知识不具有确实的事实根据，不能绝对信赖。但事实上，科学也并非完美无缺的，它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因此，在突变特别是个人发生突变的时候，科学和逻辑根本来不及运用事先贮存在人脑中的知识或计算 (calculation)，这种记忆中的知识因而就会成为一堆废物。因为在这种瞬间的场合，精神不可能唤起过去记忆的所有知识。而直觉的知识，却能最有效地应付各种危机，从而形成一切信仰特别是宗教信仰的基础。

：禅企图获得的，正是这第三种形式的知识。它既深入到一切存在的根基，更能把我们从迷惘中唤醒。

以上所述可能有些离题，但是从禅对于理智作用的基本态度关系到佛教精神的自觉这一点来考察，我们就可得知在禅中确实存在着种种对于

事物的特殊思维方法和感觉方式。那就是：

第一，禅将其焦点置于精神实体，无视一切形式。

第二，禅在任何形式中都努力寻求精神实体的存在。

第三，禅认为，不完整的形式和有缺陷的事实都更能表达精神。因为太完美的形式容易使人将注意力转向形式本身而忽视内部的真实。

第四，禅对形式主义、传统主义和礼仪主义的否定，结果使精神直接暴露，回复到它的寂寥与孤独之中。

第五，这种先验的寂寥和“绝对”的孤独是清贫主义(asceticism)、禁欲主义的精神，它排除一切可能是非本质的痕迹。

第六，这种孤独用通常的话来表达就是无所执着。

第七，如果把孤独理解为佛教徒所使用的绝对这种意义的话，那就是它沉寂于森罗万象之中，从卑贱的野间杂草，一直到自然界的所谓最高形态。

以上这些就算是序言。下面我就想从美术、武士道的发展、儒教、一般教育的研究和普及、

茶道的兴隆等诸方面出发，详细考察一下禅宗在日本文化及日本人性格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其他方面的问题在行文中将随时有所涉猎。

第二章 禅与艺术

一

我们在上一章中已对禅的情况做了大致的描述，从本章起就要对禅在日本文化中所产生的具体作用做进一步的考察。佛教其他各派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一般都局限在日本人的宗教生活方面。唯独禅宗不受此限，它对日本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极深的影响，这可以说是意义深远的事实。

在中国，情况可能稍有不同。禅同道教的信仰、实践以及儒家的道德虽有广泛的联系，但却不曾象日本那样对文化生活产生那么大的影响（禅为日本人所热衷并渗透于文化生活的深处，或许应归因于民族心理）。不过有一点应该特别注意的是，禅对宋学的产生，对南宋一派绘画的发展都给予了极为强烈的刺激。这些绘画曾在镰仓时代初期，随频繁来往于日中两国之间的禅僧们一起被带到日本，并在东瀛国土上博得了众多的赞美

者。现在，这些作品在日本成了国宝，而在它们的故乡中国，却很少能见到了。

在展开这一论点之前，我们需要注意到日本艺术的一些特征，它们与禅的世界观密不可分，可以说最初都是从禅中推导而来的。

作为日本人艺术才能的一大显著特征，可以举“一角”式为例，它发端于南宋大画家马远。所谓“一角”式，从心理上看，它同日本画家之“减笔体”的传统相结合，即在绢本或纸本上用较少的描线或笔触去描绘物象。这两者都和禅的精神完全吻合。涟漪微起的水面上，独自漂荡着一叶渔舟，它完全能够唤起孤绝的禅的感觉——如茫茫大海般广漠无垠，又如涓涓小溪般怡然自得。^①从画面上看，这一叶小舟无依无靠，它构造原始，没有保持稳定的机械装置，没有乘风破浪的舵桨，也没有各种战胜恶劣气候的科学仪器，总之，与现代化的万吨巨轮形成鲜明的对照。但正是这种极端的无依无靠，才体现出一叶渔舟的美德，使我们感到有一种无限的“绝对性东西”围绕着小舟及一切。再看这样一幅图：枯枝上一只鸟孑然而

① 马远《寒江独钓图》。——日译注

立，画面极其简练，一条线，一抹影、一块墨，都恰如其分。它似乎在向我们喟叹：天越来越短了，自然界繁茂的夏天就要过去，荒寂的秋日将再次降临。^①这画中的意境也许有些感伤，但它却能使我们去审视自己的内心。当我们有能力观察到这一点时，深藏在内心世界的无数精神宝藏就会展现在我们面前。

在这多样化的精神世界中，我们最推崇的是先验的孤绝，在日本文化用语辞典中叫作闲寂。^②它的真正意义是“贫困”(Poverty)，消极一点说就是“不随社会时尚”。之所以称其为“贫困”，是因为它不执着一切世俗的东西，诸如财富、权力、名誉等等。而且，在这种“贫困”人的心中，他会感到有一种因超越时代、社会而具有最高价值的存在——这就是闲寂的本质构成。它也可以用这样一幅日常生活的图景来表示：一人幽居在酷拟Thoreau^③木质小屋的，只有二、三个“榻榻

① 牧谿《叭叭鸟》。——日译注

② 闲寂：日文为こは，日本诗画理论的独特理念，英文作 tastefulj simplicity. ——中译注

③ Thoreau; 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美国随笔家，著有《森林生活》、《市民的反抗》等。——中译注